書籍交易風氣

陳秋坤

學生時代衡量、評論周圍朋友的「格調」時，除了以學業表現作爲座標之外，還常常以朋友藏書的數量，種類的多寡以及各種「珍本」的擁有程度，作爲評價的一種依據。學生生活比較簡單，平常總是奔走於教室與寢室之間，因此，「廢寢忘食」地追尋學問，或是節衣縮食收購各種書籍，總是友朋之間引以爲樂的一件「平常」事。那時候，腦中想的，耳朵聽到的，只是某某人購得某某種書籍的快慰，絕少有人提到賣書這類丟人的事；同學們寧可少吃幾頓飯，也要弄幾本珍本來維持起碼的體面，到底，學生的生活中心，就是讀書。誰要棄書不讀，那簡直就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說賣書了。筆者在大學求學期間，就有一位朋友靠買

賣書籍的打工方式，賺取生活費；卽便如此，也被友朋視爲「書商」，備受嘲弄。

書，就在這種風氣之下，有進無出，愈積愈多；慢慢地，書架愈增愈多，到後來，實在擺不下了，也就東一堆、西一堆，任其直躺橫豎。買書時，是一陣喜悅，一種興奮，看書或處理書時倒又變成一件苦事了。朋友之間，像這樣由坐擁書城到坐困書城的例子，倒是不少。話雖然如此，可是，也絕少朋友提及賣書這件事。說起來，大家或多或少，還是認爲賣書是件不名譽的事。因此，儘管有很多書，已經用不着或讀不了，他們還是寧可讓它們閒置在塵埃之中，很少有過使這些過時的「廢物」再復活起來的念頭。

最近，因爲搬家，使筆者再次想到書籍的使用問題。十幾年的讀書生涯，買下的書本何止千本，但眞正看過或還用得着的書又有多少？看着搬運工人吃力地把一箱箱花費幾天時間整理出來的書本搬到貨車，就不禁對這些書籍的功能，迷惑得無以自適。買書、看書，固然不失爲調節生命情調的一種辦法，但買而不看，或看不復再用之後，把書本束諸高閣，不也就變成一項負擔，一種積累？每個人生階段，都有不同層次的奮鬪對象與專注目標；在這個階段有用的書，在別個階段並不見得就用得上，而在人生旅途上，又總要經歷吸取各種不同境界的智識，因而，書籍的功用，也就有時間的限制及需要程度的差異了。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我們有個活絡的書籍交換、交易的市場或中心，讓書籍及其持有人，有個活潑的互動場所，不是更能夠物盡其用嗎？

舊有的，現成的舊書買賣作法，並不能滿足這種需求現行的舊書流動方式，對書籍持有人而言，是頗不合理的；買的時候，按出版商標出的價格，高價購入，賣的時候，却成爲論斤稱兩的廢紙。任何人總不忍心把數年心血累積下來、花費無數金錢的書籍，換成區區三位數字以下的幾張鈔票；這也就難怪許多人寧可把書堆起來而不賣書了，這層考慮，使我想到像「書評書目」這類以評論書籍爲主的專業雜誌，是否可增加一項利己利人的服務工作，由「書評」提供篇幅，酌收廣告費用，讓那些願意割愛書籍的讀者刋登出讓啓事，標出出售項目及價格，需要者便可在合理的低價下，購買所需書籍。這座書與人之間的橋樑，如能搭蓋成功，不知將使天下多少形同廢物的寶藏，再度顯現應有的光和熱。